

冯骥才《单筒望远镜》（节选）

这房子一百多年前还有，一百年前就没了。也就是说，现今世上的人谁也没见过这房子。

在那个时代的天津，没见过这房子就是没眼福，就像没听过刘赶三的《十八扯》就是没耳福，没吃过八大家卞家的炸鱼皮就是没口福，但是比起来，这个眼福还要重要。

据说这房子还在的时候，有个洋人站在房子前边看它，看呆了，举着照相匣子“咔嚓”拍过一张照片，还有人见过这张照片，一看能吓一跳。房子并不稀奇，一座不大不小的四合院，三进院落。但稀奇的是从第二进的院子里冒出一棵奇大无比的老槐树，浓郁又密实的树冠好比一把撑开的巨伞，不单把中间这进院子——还把前后两进连屋子带院子统统罩在下边。想一想住在这房子里会是怎样的一种生活？反正有这巨树护着，大雨浇不着，大风吹不着，大太阳晒不着，冬暖夏凉，无忧无患，安稳踏实。天津城里的大家宅院每到炎夏酷暑，都会用杉木杆子和苇席搭起一座高高大大的棚子把院子罩起来，好遮挡烈日。这家人却用不着。大槐树就是天然的罩棚——更别提它开花的时候有多美妙！

年年五月，满树花开。每当这时候，在北城里那一大片清一色的灰砖房子中间，它就像一个奇特的大花盆，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。刮风的时候，很远的地方还能闻见槐花特有的那种香味儿。若是刮东南风时，这花香就和西北城角城隍庙烧香的味儿混在一起。若是刮西北风时，这花香又扰在中营对面白衣庵烧香的气味里。一天里，槐香最重的时候都在一早一晚，这是早晚城门开启和关闭的时候。城门的开与关要听鼓楼敲钟，于是这槐香就与鼓楼上敲出的悠长的钟声融为一体。

到底是这花香里有钟声，还是钟声里有着花香？

那么，住在这香喷喷大树底下的一家人呢？他们在这香气里边喘气会有多美，睡觉有多香！北城的人都说，这家人打这房子里出来，身上全都带着槐花的味儿。逢到了落花时节，更是一番风景，屋瓦上院地上，白花花一层，如同落雪。今天扫去，明天又一层。这家女人在院里站一会儿，黑黑的头发上准会落下几朵带点青色和黄色的槐花，好像戴上去的一般。而且在这个时节里，城中几家老药铺都会拿着麻袋来收槐花呢。人们若是到这几家药铺买槐花，伙计都会笑嘻嘻说：“这可是府署街欧阳家的槐花呀！”

欧阳家从来不缺槐花用，这是欧阳老爷最得意的事。

每到落花时节，他最喜欢把一个空茶碗，敞开盖儿，放在当院的石桌上，碗里边只斟上热白开水，别的什么也不放，稍过会儿，便会有些槐花不声不响地飘落碗中，热水一泡，一点点伸开瓣儿，一碗清香沁人的槐花茶便随时可以端起来喝……

神奇又平凡，平凡又神奇。

真有这么一座房子吗？可是后来它怎么就没了？那家人跑哪儿去了？那棵铺天盖地的老槐树呢？谁又能把这么一棵巨树挪走？不是说洋人给这房子拍过一张照片吗？现在哪儿呢？恐怕连看过照片的人也都打听不到了吧。

可是，为什么偏要去看那张照片呢？照片不过是一张留下人影的画片而已，能留下多少岁月和历史？要知道得详实、真切，还得要靠下边的文字吧。

说来说去，最说不清的还是这座奇异的老房子的岁数。前边说“一百多年前还有”，那它就远不止一百多年了。

有人说早在前朝大明时候就有了，也有人说是清初时一个盐商盖起来的。历史的来头总是没人能说清。反正那个盐商后来也搬走了，这房子几经转手，易主，又几次翻修，很难再找到明代的物件了。只有大门口虎座门楼底座上那两个石雕的虎头，开脸大气，带着大明气象。

历来房子都由着房主的性情，谁当了房主谁折腾，就像皇上手里的社稷江山。只有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原封没动，想动也动不了，一动就死了。光绪年间，一个明白人说，自古以来都是先盖房子后种树，不会先种树后盖房子。

只要知道这大槐树多大年纪，就知道房子有多少岁数了。于是一个懂树的人站了出来，这老槐树至少三百年。这一来，房子就有了年份，应该是大明的万历年间。不过这只是说它始建于万历年间。如果看门楼和影壁上的刻画，全都是后来翻修时添枝加叶“捋飧”上去的了。道光前后，这里还住过一位倒卖海货、发了横财的房主，心气高得冲天，恨不得叫这房子穿金戴银，照瞎人眼。他本想把这房子门楼拆了重建，往上加高六尺，屋里屋外的地面全换新石板。幸亏他老婆嫌这老槐树上的鸟多，总有黏糊糊的鸟屎掉在身上，便改了主意，在河北粮店后街买了挺大一块空地，盖了新房，搬走了。

这要算老房子的命好，没给糟蹋了。

当这房子到了从浙江慈溪来开纸店的欧阳老爷的手里，就此转了运。欧阳老爷没有乱动手脚。他相中了这房子，就是看上日久年长的老屋特有的厚实、深在、沉静、讲究，磨砖对缝的老墙，铺地锦的窗牖，特别是这古槐的奇观。

别看欧阳是个商人，浙江的商人多是书香门第。世人说的江南主要指两个省而言，一是江苏，一是浙江，都讲究诗书继世。不同的是，江苏人嗜好笔墨丹青，到处是诗人画家。浙江人却非官即商，念书人的出路，一半做官，一半经商。单是他那个慈溪镇上历朝历代就出了五百个进士。有了这层缘故，浙江人的官多是文官，商是儒商。别看他们在外边赚的是金子银子，家里边却不缺书香墨香。虽说欧阳老爷没有翻新老屋，却把房子上那些花样太俗气的砖刻木雕全换了，撤去那些钱串子聚宝盆，换上来渔樵耕读、琴棋书画、梅兰竹菊或是八仙人。他只把后来一些房主世俗气的胡改乱造除掉，留下来的都是老屋原本的敦厚与沉静。他心里明白，明代的雍容大气，清代绝对没有了，多留一点老东西就多一点底气。

他是一家之主，本该住在最里边的一进院，但后边两进院给老槐树遮得很少阳光。老爷好养花，就住在头一进。这里一早一晚，太阳斜入，有一些花儿们欢喜的光照呢。

头一进院，正房一明两暗，中间的厅原本是待客用的，顶子高，门窗长，宽绰舒服。一天，欧阳老爷坐在厅堂里，看到院里树影满地，好似水墨点染，十分好看。在古今诗文中，他最迷的就是苏轼。自然就想起苏轼《三槐堂铭》中那句“槐荫满堂”，十分契合他这院子，便烦人请津门名家赵元礼给他写了一块匾“槐荫堂”，又花大价钱请来城中出名的木雕高手朱星联，把这几个字刻在一块硬木板上，大漆做底，字面贴金，挂到堂屋迎面的大墙正中，一时感到富贵优雅，元气沛然。由此来了兴致，他再在这一进房子的门外添了一座精致的垂花门楼。木工是从老家慈溪那边千里迢迢请来的，纯用甬作，不用彩漆，只要木头本色，素雅文静，此中还有一点怀旧的心思吧。